

长篇小说

花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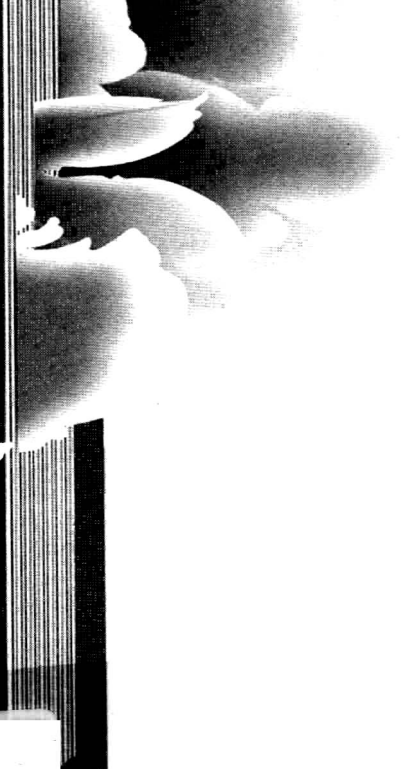
下部

CHANGPIAN XIAOSHUO HUADAN

火仲舫 著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



花日

火仲舫 著

长篇小说 下部

目 录

名家点评(代序)/ 1

生活的魅力(再版序言)/ 1

主题歌/ 1

上部 (1941——1943)

楔子/ 1

第一章 秦腔:未开言来珠泪落/ 1

第二章 秦腔:二月二来龙抬头/ 21

第三章 小曲:宝庄呀宝庄好宝庄/ 33

第四章 楹联:人间作雨济苍生/ 46

第五章 秦腔:头戴翡翠双凤齐/ 64

第六章 春官辞:我们的社火好威风/ 84

第七章 秦腔:五更三点月昏黄/ 113

第八章 童谣:嫁汉要嫁田大勇/ 131

第九章 春官辞:年兄的队伍来路远/ 157



- 第十章 楹联：生旦净丑皆尽亮相 / 181
- 第十一章 花儿：心里就像刀子割 / 193
- 第十二章 秦腔：你不心疼我心疼 / 219
- 第十三章 秦腔：吓得岚萍心胆寒 / 239
- 第十四章 小曲：正月十五月不明 / 252
- 第十五章 秦腔：监门不过三尺高 / 270
- 第十六章 秦腔：这才是手不逗红红自染 / 286
- 第十七章 小调：你是奴家的有情人 / 308
- 第十八章 花儿：枪声脆脆的响了 / 322

中部(1958——1966)

- 第十九章 花儿：金凤凰下了架了 / 1
- 第二十章 眉户：阳春儿天，秋燕去田间 / 15
- 第二十一章 歌词：瓜儿连着藤，藤儿牵着瓜 / 35
- 第二十二章 花儿：尕妹子想成个黄连了 / 52
- 第二十三章 民歌：你我死活常在一搭 / 66
- 第二十四章 春联：小小锅灶转乾坤 / 79
- 第二十五章 春官辞：我请年兄坐大堂 / 103
- 第二十六章 春官辞：柳暗花明又一村 / 119
- 第二十七章 秦腔：自作多情为哪般 / 132
- 第二十八章 反标：食堂食堂，顿顿清汤 / 146

- 第二十九章 花儿：白杨树儿谁栽哩 / 162 十四章
- 第三十章 歌词：二十三条是明灯 / 174 十四章
- 第三十一章 花儿：闪断了黄鹰的翅膀 / 191 十四章
- 第三十二章 新闻：他心窝里亮着一盏灯 / 207 章
- 第三十三章 花儿：生米做成熟饭了 / 224 十五章
- 第三十四章 歌词：披荆斩棘奔向前方 / 242 章
- 第三十五章 秦腔：一波未平一波起 / 265 十五章
- 第三十六章 歌词：一道道那个山来哟一道道水 / 283
- 第三十七章 花儿：洗一个“乌苏里”心儿净了 / 299
- 第三十八章 秦腔：山重水复路漫漫 / 316 十五章

下部(1977—1983)

- 第三十九章 秦腔：苦命的冤家谁怜念 / 1
- 第四十章 童谣：他妈养了个精溜子 / 16
- 第四十一章 民谣：养下的娃娃状元郎 / 37
- 第四十二章 秦腔：身穿锁子连环甲 / 57
- 第四十三章 秦腔：教场以内把兵动 / 75
- 第四十四章 春官辞：回汉两家胜似亲弟兄 / 95
- 第四十五章 打油诗：明月乍泻水晶宫 / 116
- 第四十六章 秦腔：勾魂娃拨云见青天 / 131



4 | 花旦

- 第四十七章 俗语：凑手的鹤鹑先捉住 / 158
- 第四十八章 对联：砖窑就是聚宝盆 / 169
- 第四十九章 秦腔：闪断了顶梁柱一条 / 186
- 第五十章 秦腔：想起她不由人意马难拴 / 203
- 第五十一章 秦腔：梵王宫中射双雕 / 219
- 第五十二章 秦腔：不堪回首忆旧游 / 233
- 第五十三章 花儿：棒槌剃牙难开口 / 251
- 第五十四章 花儿：我要做回头的浪子 / 267
- 第五十五章 秦腔：您可知妾身此刻的心情 / 282
- 第五十六章 花儿：真格猜不透你的心 / 299
- 第五十七章 感谢词：您是当今的活雷锋 / 316
- 第五十八章 花儿：相思鸟儿为谁鸣 / 333
- 第五十九章 秦腔：幸喜得今夜晚风清月朗 / 347
- 第六十章 秦腔：娘也知好男儿志在鸿门 / 364
- 后记：写书难，出书亦难 / 1



第三十九章

秦腔：苦命的冤家谁怜念

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九日下午。红城小学。

一群娃娃伙儿唱着“学习大寨赶大寨”的歌儿走出学校那个土门。刚拐过校墙，队伍前面就乱了。有两个男孩子打起架来。

“牛不抵牛是松牛！”

“打，狗日的把驴日的打……”

两个十岁上下的男孩子撕打在一起，一群学生娃围着他们起哄。

个子稍微矮一点的孩子被个头稍微高一点的男孩摔倒在地，两个人在路上滚成了土疙瘩。

一个女孩说了一声：“叫齐老师去”，就折回向学校跑去。小女孩跑到一排土坯房子门前，气喘吁吁地喊了一声“报告！”

房门开了，一位头发花白的女教师出现在门口，她手握蘸笔，忙问小女孩：“小芳，有啥事？”

名叫小芳的小女孩仍然喘着粗气，说：“齐老师，打架了，红文军把红文明打倒了……”

老年女教师便是齐翠花。这位昔日名噪舞台的当家花旦——勾魂娃，在她花甲过半之时，当了一名民办教师。

齐翠花听了小芳的话，连忙进屋放下手中的蘸笔，随小芳快步走出学校大门，来到学生打架的现场。



两个小家伙还在“日你妈，日你妈”地骂着团蛋蛋。齐翠花喝退了围观的学生，往开拉骑在红文明身上的红文军。可红文军还是揪住红文明不放。齐翠花就在红文军的后脑勺上拍了一巴掌。红文军爬起来哭着跑开了。齐翠花拉起浑身是土的红文明，用衣袖替他擦眼泪，又掏出手绢为他揩鼻血。

她对他说：“唉，不懂事的冤家，你咋跟他打架呢？”

红文明哭着说：“他老欺负我，还骂我哩。骂我是没大没妈的野娃娃，呃，奶奶，你要把他开除了……”

齐翠花百感交集。她说：“你再不要跟他玩了；他再打你，奶奶就让学校主任开除他。走，奶奶给你洗一洗脸。”

齐翠花对其他同学挥了挥手，说：“你们都回去，不许在路上打架！”说完就拉着红文明的手回到了学校她的宿舍兼办公室。她从铁桶里舀了一缸子凉水倒进脸盆里，又把暖壶里的开水给脸盆里倒了一些，给孙子红文明擦洗起脸来。

洗完脸，红文明抬起头来，眼泪汪汪地问齐翠花：“奶奶，我大^①我妈啥时间回来？”

这一问，齐翠花的心头倏地涌起一阵酸楚来。这话孙子文明已经问过好多次。从他三岁记事起，每当遇到不顺心的事，他都会这么问。每次问这话，她都会变着法儿安慰他：“你长大了你大你妈就回来看你。”现在他已经是十岁的三年级学生了，还能再用那样的话哄他吗？她看了看可怜的小孙子，言不由衷地说：“他们快回来了，他们过罢年就回来了……”

小文明似乎并不满意奶奶的回答，就又问：“奶奶，人家的大大、妈妈总是天天在家里，我的大大、妈妈咋就是天天不在屋里，他们到哪达去了？”

①大：同下文的大大一样，指父亲。

齐翠花苦笑了一下说：“明明，奶奶不是说过了吗？你的大大、妈妈到很远很远的地方，等你长大了、懂事了，他们就回来了。他们回来还给你带来好东西哩……”

小文明说：“我不信。”

齐翠花说：“你咋不信？”

小文明说：“同学们都说他们是大坏蛋，共产党要枪毙他们哩……他们还说，还说奶奶你也是个坏蛋哩。呃，奶奶，我要大大，我要妈妈……”

齐翠花一把抱住扑进怀里的小孙子，用她那干瘪的嘴唇亲吻着他的额头，口里喃喃地说：“好明明，别听他们胡说八道。奶奶是大坏蛋咋能当老师呢？你大大、妈妈过了年真的就回来了。明明，你今天就不回去了，奶奶给你做好吃的。”

他说：“不，我要回去。爷爷说，让我学乖，不要给奶奶添麻烦。”

她说：“不麻烦。你爷爷要是问你，你就说老师留着写作业哩。你就趴在桌子上写作业，奶奶给你烧荷包鸡蛋。”

齐翠花很快在煤油炉子上烧好了荷包鸡蛋，刚盛到碗里，就听见有人骂骂咧咧地进了学校大门。

齐翠花把碗端到孙子文明面前，开了房门一看，却是冯菊花拖着儿子红文军向自己这边走来。

冯菊花一向对齐翠花还算客气。所以齐翠花也对她以礼相待，老早迎了上去。

不料，今天的冯菊花却是一反常态，还未走近，就厉声喝问：“齐翠花，你咋是这么样的人□沙？你咋拉偏捶呢？”^①

齐翠花陪着笑脸说：“双宝，咋了，啥毛病又犯了？”

冯菊花板着脸说：“嫁汉的毛病犯了，找你寻嫖客来了

^①拉偏捶：意为拉架不公，偏袒一方。

……”

齐翠花嗔怪地说：“双宝，你都五十好几岁的人了，再不要泼嘴烂舌的。娃娃都大了，他们听见了多不好？快进屋里坐。”

冯菊花也不客气，就拉着儿子文军进了屋。她一眼瞧见文明面前的荷包蛋，就气急败坏地跳起来，指着齐翠花的鼻子道：“我说齐翠花呀齐翠花，你这个老右派，你咋这么偏心眼儿？手心手背都是肉么？都是你的孙子，你咋就三般两样对待哩？两个娃娃打架哩，你当奶奶的，没有说是公公平平把两个娃拉开，你把我军军狠打了一顿，却把你家明明领到屋里烧荷包蛋吃哩。你的贼心咋就那么偏？怪道人家把你打成右派哩，你的心原来长偏着哩么？好像明明是你亲孙子，军军就不是你亲孙子么？”

齐翠花自然想起十一年前那个下雨天她对自己说的话：我怀着你孙子哩，亲孙子……但是这样的亲孙子能公开么？她就对冯菊花说：“双宝，你再不要胡说了；娃娃都这么大了，你胡说个啥呀？快坐下，让我也给你娘俩烧荷包蛋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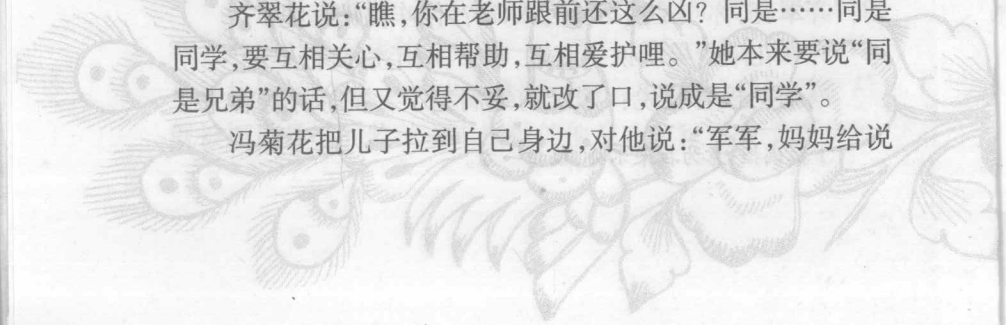
听见齐翠花要烧荷包蛋，冯菊花就不嚷了，顺势抬屁股坐在床沿上。

小文明却不依了。他冲着奶奶说：“不给，不给他们烧鸡蛋；他们老欺负我……”

小文军也不示弱，就冲着文明说：“谁欺负你，谁欺负你？你再讨厌，我还揍你哩……”

齐翠花说：“瞧，你在老师跟前还这么凶？同是……同是同学，要互相关心，互相帮助，互相爱护哩。”她本来要说“同是兄弟”的话，但又觉得不妥，就改了口，说成是“同学”。

冯菊花把儿子拉到自己身边，对他说：“军军，妈妈给说



实话,明明是你的兄弟,亲兄弟哩,往后你们两个可不敢再打架,你们两个打了架,旁人笑话哩。明明,军军是你的哥哥哩……”

齐翠花连忙使劲咳嗽了两声,并狠狠“挖”了冯菊花一眼,示意不让她再说下去。可小文明却不依了。他说:“他不是我哥哥,我不叫他哥哥,他老欺负我。”

红文军说:“以前我晓不得,今日个晓得了就再也不打你了。”

这时院子里有人喊着“明明”。

红文明说:“是我爷爷,我爷爷喊我哩。”说完就放下碗筷出了房门。

红富国一看见孙子,就说:“放了学也晓不得回家吃饭?作业写完了吗?”

红文明说:“写完了,奶奶留我吃荷包蛋哩。”

这时冯菊花领着红文军也从屋里出来。一看到她和他母子俩,红富国的身上就本能地发紧,起一层鸡皮疙瘩。

冯菊花说:“孙子在他奶奶这达享福哩,还能丢了?你看人家明明的爷爷奶奶多好,争着抢着关心孙子哩;我军军的爷爷奶奶好像压根儿没有这个孙子一样……支书爸,进屋坐一坐。”

红富国说:“不坐了,我还忙着哩。明明,咱们回去。”

红文明刚要跟上红富国走,齐翠花从屋里出来,说:“让娃娃把饭吃完再回去。明明,你的荷包蛋还没有吃完哩。”

冯菊花也说:“你就让明明把饭吃完。好不容易给娃改善一下生活,你却叫娃回去哩。回去家里有啥好吃的呢?支书爸,你也就不回去了,咱们一搭里在齐老师这达吃饭。”

红富贵说:“不了,我还忙着哩。那你们都在,我走了。明



明,爷爷今晚夕要开会,你今晚夕就住奶奶这里,明日我来接你。”

批改完作业,齐翠花就给小文明洗脚,准备睡觉。临睡前,红文明突然问奶奶:“奶奶,人家(孩子)的奶奶跟爷爷都住在一起,你怎么不跟我爷爷住在一起?”

这孩子自从满两个月后,他妈妈张顺龄被收进监狱,就多时睡在奶奶齐翠花的怀里,十年来,他穿梭于爷爷红富国和奶奶齐翠花之间,一旦爷爷外出或开会,他就被送到奶奶屋里,祖孙一块儿吃饭、睡觉,祖孙俩有意无意的话也拉了不少,但他从来没有提过这个问题,今天他提出了这个问题,说明这小家伙确实长大了。

齐翠花看了一眼钻进被窝的小孙子,苦笑了一下,反问他:“你说为什么呢?”

红文明说:“他们都说,爷爷是共产党,是好人,说你是……说你是国民党的人,是坏人。”

齐翠花说:“都是谁这么说的?”

红文明说:“同学们背过你,都这么说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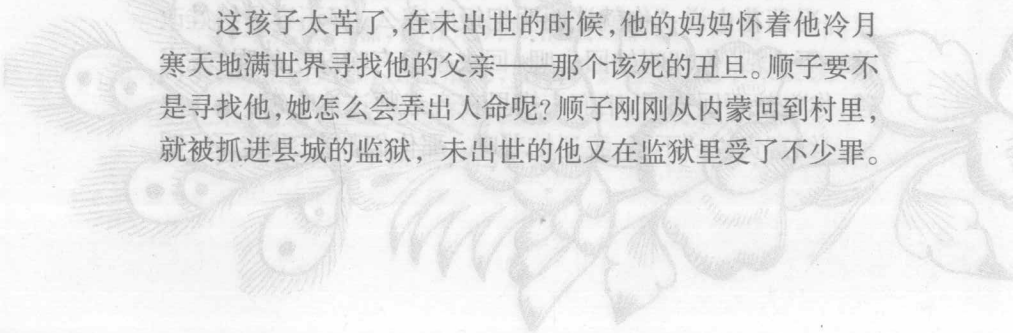
齐翠花又苦笑了一下,说:“那你看奶奶像不像坏人?”

红文明摇了摇头,说:“不像。”

祖孙二人说看话,红文明渐渐进入了梦乡。

看着这个英俊的男孩甜甜的睡相,齐翠花俯下身子在他的额头、脸蛋上轻轻地吻了吻,一股泪水从她的眼眶溢出……

这孩子太苦了,在未出世的时候,他的妈妈怀着冷月寒天地满世界寻找他的父亲——那个该死的丑旦。顺子要不是寻找他,她怎么会弄出人命呢?顺子刚刚从内蒙回到村里,就被抓进县城的监狱,未出世的他又在监狱里受了不少罪。



当他即将出世的时候，公安部门把他妈妈送回了家。生下他满两个月后，他妈妈又被戴上手铐押进了监狱。已经整整十年了，他还没有见过他妈妈是个啥样子。更可悲的是，就在他妈妈收监后的第二年，他的老子红星因在武斗中致死人命也被抓进了监狱。苦命的小文明就艰难地生活在爷爷和奶奶之间。

齐翠花怨过、恨过儿子红星，可整整十年了，她恨不起来了。他和顺子都判的是无期徒刑。无期徒刑，就意味着他们都要在黑暗的监狱里蹲一辈子。蹲一辈子的监狱多可怕呀？自己在生产队里劳动改造了二十年，二十年之中，也差点儿死过几回。红星和顺子年纪轻轻的，在监狱里蹲一辈子能受得了吗？她也听说，表现好了可以减刑。他们会有好的表现吗？她相信顺子是会有好表现的，她杀人实在出于无奈，也是自卫，监狱里的看守是会同情她的。说不定她哪一天就会获得释放。可红星就难说了。第一个，他性子暴，脾气犟，他不会安份守己的劳动改造的；第二个，他是武斗中致死人命的，这种犯罪是人们（特别是公检法）深恶痛绝的。公检法曾经一度被他们这些造反派砸烂了。现在恢复了职能的公检法，能轻饶了他？唉，祸事的头呀，你年纪不大，啥坏事你没有做呀？你个祸事头倒好，一走了之，留下的孽种受了多大的罪呀？

小文明蹬了一下腿，嘴里喊了一声“奶奶”，又转身睡去了。齐翠花想起了他刚才问的话，咧嘴苦笑了一下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奶奶这辈子恐怕再也不会跟爷爷睡一个屋了。”

田大勇曾通过红富国给自己来过信，建议她跟红富国复婚。她撕碎了那洋洋洒洒的十几张信纸。那一次要不是小文明死命地哭闹，她差一点儿寻了短见……

那是在小文明快一岁的时候，红富国要上县参加三千



会，临走时抱来了小文明，也顺便带去了压了几个月的田大勇的信。

她清楚地记得当时阅读那封信的情景。红富国把还在睡着的小文明裹得严严实实的，抱到了她的住处——红家大堡子那间高房上，对她说：“又要劳驾你了。”

她叹了一口气说：“现在就不要说这话了。”

他问她：“奶粉和炼乳还有吗？”

她说：“还有哩。”

他又说：“大勇又来信了……本来我不想拿给你看，可是，可是信是写给你的，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。我想迟早你得面对这件事，迟痛不如早痛，还是把信转给你吧？我说老齐，你看了信，千万不要想不通。世情如此，你要面对现实。你在这个可怜的小孙子的情分上，也要挺起身来。你的问题我也多次向上级作了汇报，形势可能很快会有转机的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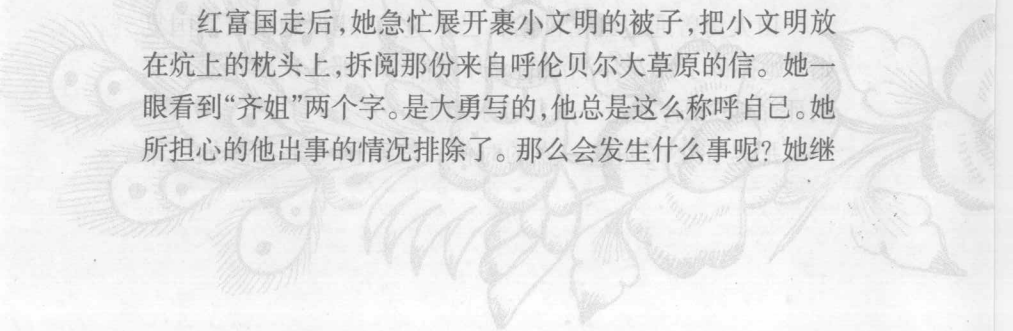
凭感觉，她似乎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。她打断他的话说：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红富国说：“大勇他……”

她也似乎预感到田大勇有什么事情，就急切地问：“大勇他怎么了？他是不是有什么事？你快说呀？”

红富国摇了摇头，慢慢地说：“你别急，大勇他好着哩，他比你我都好。他……你一看信就知道了。信在孩子的被子里裹着。”

红富国走后，她急忙展开裹小文明的被子，把小文明放在炕上的枕头上，拆阅那份来自呼伦贝尔大草原的信。她一眼看到“齐姐”两个字。是大勇写的，他总是这么称呼自己。她所担心的他出事的情况排除了。那么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她继



续往下看。

齐姐：

首先请求您原谅我。我这样做，一是万不得已，二是为大家好。特别是为了富贵哥和您。您应当理解兄弟的心情。以前我写信征求过富贵哥的意见，他不但不同意，还写信狠狠教训了我。我想，我这边的情况，他肯定没有对您说。这一次清理阶级队伍，全国形势向着好的方向发展，我终于下了决心，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向您解释清楚。表面上看，我这样做不近人情，不讲道德，但要把事情倒过来看，我觉得我做得对。红星一入狱，富贵哥一个人，又是忙大队的工作，又要拉扯孩子，挖锅挖灶，擦屎擦尿的，一个大男人能搞得转吗？你一个人也是面对孤灯，长夜难熬。有个头疼脑热的，谁来照顾？思来想去，我还是退一步为好，你们两个人重新结合，才是最好的选择，这样做，实在是三全其美的事情。富贵哥来信说，他的病情也已好转，在他的有生之年，应该有个女人来陪伴。如果说，我的前两封信上说的与你划清界限是借口的话，这一次我把我内心的想法实实在在地告诉您和富贵哥。

为了不让这件事再有反复，我已经先斩后奏了。也就是说，我已经在一年前向党组织递交了离婚申请，也得到了批准，现在已经与别人结了婚……

她读着信，只觉得天旋地转，信模糊得络络道道地闪着白光。

她定了定神，脑子里第一个冒出的问题便是园园怎么办？

这么大的事情，园园应该告诉她的妈妈呀？她为什么不写信告诉这件事呢？或者她怕妈妈伤心，接受不了这个打击，在等待适当的机会；或者她把信寄给她伯红富贵了？



算起来，园园也应该是一个十六岁的大姑娘了。她正处在花季，她跟后妈能合得来吗？唉，可怜的园园！

她擦干了眼泪，又继续往下看。

园园也大了，她们毕业后要上山下乡。我想，她在我这儿的前途要比她在你身边的前途好一些，就让她留在我的身旁。当然了，她若愿意跟您去，那就随她的便。

她想，园园也大了，没有什么牵挂了。她受不了这个打击。她觉得自己对这个世界厌烦透顶了。以前无论劳动改造，还是遭受打击，她都咬牙坚持，逆来顺受，那是她心中充满着希望，她的身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，那就是对丈夫的爱，还有儿子和女儿的爱。如今呢？儿子不争气，银铛入狱，前途未卜；丈夫另找新欢，抛弃自己（不管他的理由多么充分，她都这么认为），自己还有什么心劲再活在这个世界上？

她在床铺被褥下面翻出来了捆扎被褥的麻绳子，爬上了炕，把绳子往檩子缝隙里绑。她够不着，又把厚厚的被褥垫在脚下。被褥软绵绵的，她摇摇晃晃地站立不稳。折腾了一阵子，终于结好了绳套，她刚要把头伸进绳套，小文明突然醒來大哭起来。她深情地望了一眼翻身爬起来哭嚎的孙子，又把头缩了回来。

小孙子像明白将要发生的情况一样，死命地哭嚎。她不得不用手拍着哄他继续睡觉。可小文明今天一点儿也不理奶奶的碴，一个劲儿地大声哭嚎。她顾不了许多，努力地踩着被子把头伸进了绳套。她在心里叫了一声“天哪”，眼睛一闭……正当这时，房门被撞开了，进来的是张学仁，只听他大喝一声：“齐翠花，你想干啥？还不快下来！”

原来，张学仁在院子里听到高房上外孙子怪声怪气的哭嚎声，也心疼起来。



自从有了这个早出世的外孙子，张家全家人心理上不是那么乐意接受，总是另眼看待，一副不理不睬的态度，但内心还是割舍不开的，那胖胖的白白的小男孩，毕竟是女儿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。小家伙死命地哭嚎，揪动了外爷张学仁的心，他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，就想上到高房看个究竟。他走上了台阶，高房的门推不开，就捅破窗户的纸朝里面看。这一看，着实把他惊呆了。他就用力一抬，门板被抬开了。他看见齐翠花正在把头往绳套里面伸，小外孙明明在炕上挣扎着哭嚎。他就跳上炕去把她解下来。

时隔九年，齐翠花又收到了一封信。

信寄自县文化科。她拆开一看，是柳毅写来的。原来，柳毅(李明)已从兴隆公社调到西原县文化科，当了科长。

看到柳毅(李明)的名字，她的头皮一阵阵发紧，脑子嗡嗡作响。她本来想把信撂进纸篓里不看，但又想知道他写信的原因，就硬着头皮往下看。这一看，吃惊不小——他在向她求婚！

翠花，我心里一直装着你，都几十年了。你一个人太苦了，我会好好待你的。“四人帮”粉碎了，形势会越来越好了，你现在是民办教师，你的历史问题有望得到解决。我们结合到一起，你就可以搬进县城……

信还没有读完，齐翠花就擦了一根火柴，把信点燃。她在心里说：这不可能！

看着信纸在火光中化为灰烬，她又有些后悔了。她想，应该把信看完再说，人家柳毅一直对自己不错，尤其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，能够不避嫌疑，千方百计照顾自己，就在揪斗他最厉害的时候，他在欲寻短见之前，想到的第一个人便是自

